

开发身体性欲新人类

邓如欣

——豪爽女人

「豪爽女人，女人好爽」

台湾出版的《豪爽女人》一书，作者、女性主义者何春蕤便以这句话打开了这场女性主义和性解放的讨论。这本书在台湾已引来多方面的评价。有趣的是，一般女性主义对这本书抱有十分负面的态度，指出书中提出的性态度跟社会与人性抽离。

两种男女成长训练

书中以父权社会作为讨论的背景，解释在这种两性发展不平衡的社会中男女双方的成长经验，尝试整合并勾勒出身体发展、情欲经验、以及人格发展的互动关系；更点出成长理论中社会文化如何塑造并助长男性开发身体（情欲），继而帮助男性发展一些父权社会中赋予正面价值的性格和素质，

譬如勇气、胆量、创意和活力等；而这种发展动力是来自「偷窥训练」或努力找机会「吃女性豆腐」而养成的。

这种以目标为中心（task-oriented）的性格发展，并没有在女性身上出现。父权社会中不但没有鼓励女性开发以及正面对自己的身体；再进一步，身体被视为日后幸福婚姻的交易筹码。婚前的大前提是守身如玉，以免「一失足成千古恨」。女性为了在「赚赔逻辑」的游戏下「明哲保身」，令她们在沉闷以及无聊中成长，培养不到独立自主决的性格，更遑论有个人身份的发展。

针对这种压抑和无奈，作者推崇一种「新」的女性品种：豪爽女人。

顾名思义，豪爽女人是没有牵绊、自由相会且不计较赚赔逻辑的女人。最重要的是，她们跟男人一样，在性关系中要达到「爽」的境界。她们跟我们（尤其是香港读者）心目中那种「豪放女」是有点不同的。「豪放女」的「目的性」没有豪爽女人那么强。豪爽女人一个重要任务是开发身体以及情欲，而「豪放女」只是无目的地放荡而已。豪爽女人的气概，就是那种激情一夜之后，毫无罪恶感而离开她的性伴侣的。对于这种一般人冠以贱女人

女性，作者反看作为挑战整个父权社会的先锋。任重道远，功不可没。

作者还认为女性对性有负面的感受来源，是由于男性利用女性作情欲发展单向的工具而形成的。性骚扰正是典型的例子。这种情况下，男性一方面只顾勇往直前的「赚」，女性又另一方面努力地防备「色情狂」。这种模式不但不能鼓励发展细致而又令双方满足的情欲互动关系，反而会引致恶性循环，巩固了男性进攻的地位。

为了对付性骚扰，消极自保只是下下之策，女性最终应该从情欲中解放出来，了解身体，这样才能针对并辨别 正的性骚扰并迎头痛击之。女人不应该只说「不要性骚扰」，而是更要像何提出的口号——「我要性高潮」。

解放「好女人」，塑造「超女人」

作者认为女性开发身体应从日常生活的环节着眼，作者举了一个十分有趣的例子：小便。对男性而言，小便是再容易不过的「解放」。例如小男孩很早已经比赛射尿，这种玩意令他们拥有操纵阳具的经验。反观女性，她们

自幼便小心翼翼的如厕，怕弄脏裤子、怕被人偷看等等。作者认为除了改变女性怕脏的情绪外，客观地改善公众厕所的环境，也可以帮助女性克服心理阻碍，进而更接受自己的身体。

文中更提出女性与男性应该以更开放、轻松的心情对待「性」，而她选用了「玩」字作为对性应有的态度。因为性关系中，男主动／女被动，男征服／女被征服的定形式与心态，并不能助长两性的情欲发展。男性那种作战状态和女性那种永远半推半就而行事的心情，令两方面都不能达至圆满。

拥戴「好女人」这种形象更令女性走向自我遏抑，阻碍了自我实现的可能性。就香港社会近年的发展来看，女性无论在衣着打扮、行为意态方面，日渐开放，更强调自我体现。可惜这种变化并未能动摇两性情欲发展不平衡的格局，反而展示一种表面的虚像。为甚么报章杂志总是大字标题「女童失身」、「靓妹玩Jine失身」等「悲剧」？君不见有「男童失身而不知所措」等「新闻」？

由此可见，衣着打扮、行为意态的开放，只是一种极为片面、且被传媒以及消费文化鼓吹以及利用的形式而已。大众基本上对性的态度仍是一贯的

道德束缚，着眼点仍在女性的贞节上。看来，作者所要痛击的女性自我抑压，仍然是社会中未被「潮流」改变的现象。

作者认为情欲的发展绝不能因婚姻制度而牺牲。她甚至大胆提出外遇对男女双方来说，也是追求解放的手段。讨论到此，发展「豪爽女人」文化除了是作为改革先锋外，也是彻底打破一切「虚幻」（尤其婚姻制度），建立新社会秩序、两性文化和情欲发展必然经过的一种「阶段」。

总体而言，这本书可能给读者「过瘾」或者「离谱」之感。但无论你以「道德」或「玩」的心态来看，「豪爽女人」作为解放的灵魂人物是作者所肯定的。这种超女人（super-woman）似乎已成为超级阳具（super-dick）对扬的象征。虽然作者在书中已解释，她的论述以社会中沿着生物性征区分的两种人口为分别，而将个别以及阶级的差异模糊掉。但被「模糊掉」的这些差异，则带来以下更应仔细思考的问题。

经济条件不同，有限女性受惠

首先，试想农村以及劳动阶级的妇女有没有条件成为这种豪爽女人。

作者曾经指出女性的生活都是低能量、低活动、充满等待的，可是女性的活动未必是处于这种状态，尤其是劳动阶层的女性，她们要付出的劳动力，可能跟男性一样高。由此而推论，作者心目中最要解放的女性，首先必须具备某种经济条件。

读者更可以联想到十八、十九世纪的小说中，那种专心社交和谈婚论嫁的中上流淑女小姐，正是女性主义先锋 Mary Wollstonecraft（胡士顿卡夫）所批评的；她建议以群体生活、家国发展作为女性发展自主的基础；而作者在书中则主要以情欲（差不多单是性欲）作为解放的重心，流露了强烈个人主义色彩。作为运动策略，作者的论述可能只针对有限的女性，而对于大部分仍受着经济、学习条件被剥削的女性来说，这种手段的前途大体也不太乐观。

未能打破消费文化典型身体开发

其次，要改变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认识，就需要更仔细打破资本主义消费文化中，某种经「悉心塑造」的崇拜对象。野性、情欲活跃似乎是身形健美

的女性身体形象女郎所专利的；而似乎豪爽女人的「气概」也只有这种女人才有「吸引力」和「条件」而做到。那些对自己身体完全没有自信的女性，又怎样能摇身一变成豪爽女人呢？

同时，男性对自己身体的开发也不是不全面的。以超级阳具代表整个男性的族群，可能并不周全，而且男性对于身体的控制未必 的如书中所言，战事连场，场场必胜。他们对身体的认识，不见得比女人高。

两性解放止于性？

最后一点值得深究的是，书中高举的质素，包括那种对性义无反顾、多「造」多「赚」的无休止且带侵略性的态度，除了是父权社会所推崇外，也是资本主义社会的骨干。女性解放以至于两性情欲解放，能否以及应以这些质素作为目标，可能要进一步去考虑东方社会 (Oriental society)，尤其是中国文化中性 (sex)、情欲 (eroticism)、身体形象 (image of body) 的独特性以及如何建立一套较为完整的女性解放的理论、方向以及实际行动，才能参与这场刚刚开展的两性情欲开发论战。

(1995年2月8日香港经济日报)